

文小
齋

文人國難曲

齊
同作



小 型 文 庫

文 人 國 難 曲

齊 同 作

上 海 生 活 書 店 總 經 售

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十 一 月

小 型 文 庫

文 人 國 難 曲

每 冊 實 價 國 幣 肆 角

著 者 齊 同
出 版 者 文 學 出 版 社
總 經 售 生 活 書 店

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

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十 一 月

序

我歡喜文學，却不會寫過小說，近十年來常是拿筆又放下的。這其間有原故：一不敢寫「技工」太笨拙，看見許多活生生的別人的作品，手腕常會發顫的。二是不能寫；縱是醜陋也好吧，然而就是醜陋，也常有被「支解」、「腰斬」、「打×號」、「開天窗」和「抽出」的危險。所以，每日每日，過去的影子和眼前的真相一來，「考量」馬上像一堵牆似的遮在前面，腦子裏就是一片黑。

七個多月以前的事情吧，我忽然發起燒來，那時還是冬天。近五年來，熱病就在華北流行着，特別是冬天發燒，使人們忍耐不了。我自然也不能幸免，於是從那時候起，在昏謔中，這三篇東西便陸續作了胎。

在昏謔中會見到一些支離的景象，零亂而且矛盾。這場熱病燒得人們暴跳起來，不

亞於偉大英雄們的忍飢鬥寒。但是也有些人在徘徊，想要動身子却又發痠，終於昏沉地睡下去了；也有些人不甘於頹然病臥，而歸毀滅；還有一種聰明人，他們想把一些病人的骨血出賣，換來某種可以享受的貨價。因此我寫了曇，寫了滅。

曇和滅的主人公都不是革命的主力戰鬥員如工人，農民，和義勇軍之類，而是沒落的文人。因為我一向過着書齋和課堂的生活，對於其他社會階層的研究並不是沒有什麼雄心，不過暫時的环境使我不能有什麼雄心，所以只好以沒落的文人來寫沒落的文人了。「革命文學」起來以後，在小說裏面這種主人公就漸漸絕跡，在某一時期寫這種人物就有被認為墮落的危險。現在我却覺得這種人是相當不可忽視的。雖然說，在社會戰鬥過程中，這種人幾乎成了微；可是微能够把菓子變壞，也能够把菓子變成酒。平時你所討厭的人，你所憎惡的人，他們在社會上要和你所喜歡的人，你所欽仰的人一樣地發生影響。所以，我以為這類人的多種面型是值得重視的。在暴風雨中一言使路線正確，一言使路線歪曲，很容易是這種人。

曇和滅是沒有路線的，在沒有動筆之前自己就知道。但是事實壓迫着我，使我不敢去扯謊。讓別人去給讀者以希望吧！這裏只有陰沉沉的猶豫和滅亡，我怎樣用力也講不出一線光明來。不過，我覺得——至少是對我自己——這些型相裏面含着許多教訓，使你知道這世界裏最能說謊騙人的不是僅有的慈善家之類；含着沒落心情的不僅是失寵於主子或失戀於愛人的人之類；這其中也有的是沒落的文人。

因此，我深深感覺到，在這種人的身上是難以求到什麼希望之類的東西。在下筆之前，我本來想着或者能夠在這羣人裏找出一點光明來的；可是寫了曇，寫了滅，彷彿在探險無底的山洞，愈往裏走，愈是漆黑，所以我只好轉過筆來，寫了一篇曦，作為這三連故事的總結。曦雖然人物和前兩篇沒有關係，但是在大的生活激流中三個故事是可以密接起來的。寫曦覺得很吃力，而且寫得也最不好；不過裏面的人物，都是有生氣的，在他們的事業裏也稍有光明的透露，所以我還喜歡這一篇。可是裏面的主角已經不是沒落的文人，而是有稚氣有朝氣的中學生了。

關於曦，有一件不得不聲明的事情，就是動筆的時候已費過一些剪裁的手續，等到在雜誌上發表的時候，又被刪去好些。所以有些事實彷彿頭尾不接；在姜勻和王伯駿的談話中，有幾段顯然露着割裂的痕跡，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情，雜誌編者的苦心是應當原諒的。不過在這本冊子裏，我已努力使它返於本來真實的面目。

人家看完這三篇東西，有時要發生「不是小說」之感的。這我却不容自己掩護。本來我這樣笨，哪裏會是一個寫得小說的人！我早已說過，不是我要寫，而是現實迫着我非寫不可。所以今年春初的時候，我苦悶極了，像一個被囚在古堡中的奴隸，想要毀掉敵人的戰車，却又沒有矛和盾。任他春水東流，却又無此耐心。所以代替矛和盾的只好是這不中用的殘磚碎瓦了。我沒有駕馭材料的能力，我沒有在材料上面加上彩粉的能力，而且寫這三篇東西的時候，自己清楚地覺得是處於被動的地位。我不是一個勇士或戰士；只覺得現實如同兩面山石把我夾在中間，每日地擠得頭要裂開，於是我不得不將那牆上的壁畫模下來成了這三篇東西。雖然頭疼不能這一下就除了根，却落得個暫時的舒爽。

我敢說，在處理題材上，我的態度是忠誠而且嚴重的。我雖沒有寫「內戰史」和「工場史」那樣的腕力，我却希圖着把被壓迫民族的某一段的生活過程盡量刻畫出來。可惜我沒能完全做到，漏掉的當然要比寫上去的還要多着多少倍這沒法，原因不須說，自然是很多的；不僅是我的「技工」太差。

近來有些朋友看到這幾篇東西，常常要問我，「其中的某些人物是否寫着某些人的？」這話我不能答覆。因為從有史以來，相似的事情數不清相似的人物也數不清。

不過應該鄭重聲明的是：我因為看見了某種現象，不能不寫，可是對於所寫的人物性格，敢信絕不會冤屈，同時對於他的地位也絕不會抹殺，並且很鄭重地承認他的存在。我從動筆到寫完，幾乎每篇都如此，永遠沒有存心攻擊什麼；不過現實迫着不能不作忠實的刻畫而已。在這本書裏是希望不到什麼高遠的想像和漂亮的文筆的。

爲了寫一段整體的生活，這生活過程中的每一分子都有要被提起的可能。有的人要疑心到是給他的一隻冷箭，那沒法，只能說這一面鏡子還可算作一面鏡子而已。

我不是小說家，我希望作一個忠於寫歷史的人。我願意讀者能在這裏多得到一點事實的真相，罵我寫得壞也沒關係。

我的希望只有這一點點。

齊同 八，十，一九三六。

大雪降了三日，天氣顯得格外寒冷。白家人清早起來，披起那件受了多年風霜的大衣，皮帽子拉得低低的，拿起手杖，出城到鄉下去。

雪後的郊原，氣象是何等偉大！村舍，井臺，禾堆，……以及蜿蜒的田壩，都被皚皚的白雪掩蓋起來。上面是一片蔚藍的天空，又蔚藍又純潔，遠遠望去，鬱鬱的一帶青林，彷彿在青天與雪地之間鑲了一道淺黑色的花邊。太陽光從東南方射來，雪地上便似有萬千小星向它瞬眼。晨風從北方掃來，掠到皮膚上，針一般的刺痛，使人的心裏發燒。

家人藉着手杖的力量，在雪地裏拖着他那雙笨重的腳，蹣跚前行。雖然累得渾身

是汗，興頭却沒有少減，以口中的長吁作爲生命的昇華，彷彿他是一個奔波的老馬，受着命運的鞭策，除了欣賞自己的呼吁之外，還有什麼生趣呢？這時候，沒有車馬，沒有行人，沒有覓食的寒鴉山雀，彷彿有聲音在對他說：這樣才是淨煉的宇宙，才是自然的真容。他笑了，覺得真彷彿是從地獄裏出來，那消磨志氣的鬼地獄，從新投身到地母的懷裏，吸吸那多時渴慕的自然之乳汁。他歡喜得幾乎要叫了出來！

『雪國的故鄉一別已是十年了，真有點兒不堪回首，』他因而想到故鄉冬山的美麗，霜雪婆娑的『樹掛』，柏葉江上的冰橇，……繼而朦朧的憶起和長工在雪田裏追小兔，在冰窟裏捉獺子，『可愛的童年呵！』他猛地驚醒，面前何會有什麼故鄉？

『往事簡直是一場春夢呵！』他用力將左脚從雪裏拖出來，同時右脚又陷進去。他覺得自己簡直是一塊經過百煉之後的廢鐵，造物者爲了滿足他的理想和志願，幾番地在他身上加以錘煉，使他的週身細胞不斷地消耗於喜怒哀歡之下，直到成爲廢鐵了，造物者的錘子彷彿還未停止。他雖然時常覺得一肚皮感傷有如無邊的春水，却又不無自

滿之感；無論如何現在比從前強得多了，在學問，在經驗，在地位，不錯，地位也是要。他近來所以還能以創傷之身支持着頗爲不小的事業者，多半是因爲這類自滿的魅影纏繞着他的靈魂的原故。尤其是地位！不錯，在社會裏面競存，地位也是重要的。人在最初努力的時候，是爲生存而生存的；偶然攫得了地位，便常要爲地位而生存了。於是，行動反倒不如初出茅廬時候的自由與隨意了。每行一步，要多些顧慮和較量之類的事情，或掃除或遮掩有礙於那地位的障礙物；這樣，則生活愈難，愈苦，人的思想行爲愈複雜，愈變化，最後如同通過圓孔的方木，和最初時便判若兩人。環境決定一切，環境是偉大的。

家人在青年時候，是很有勇氣和毅力的。那時他以爲生活的意義，就在於冒險。在十八歲到卅歲中間是他一生最燦爛的時代。他牧過羊，種過田，賣過苦力，坐過牢，一夜走過八十里的雪路……可是他終於成了一個教育家。『我已經入了老境了，』當他憤慨於所業無成的時候，常是這樣歎息着，用右手作一個捩鬚的姿式，雖然他還沒有留下鬚鬚。論到家人的像貌，也還算不壞，在青年時代，也還算得英俊；現在雖然還不到五十歲，頂上

的頭髮，已脫落好些，順勢來一個指頭，倒還够個學院派的味兒；兩頰深陷；雙眸炯炯有光；瘦長的身子，微微有點兒駝背，表示他在書案上下過苦工夫；總之，他的神氣，說得恭維些，是道貌岸然，說得不好，便是一架活骷髏。

他是一個自學的人，五四以後，他以漂泊者出身，從經驗裏得過一些實在的學問，書齋的工夫，確也下得不少，看他的駝背就會知道。就以研究教育而論吧，在從前他確乎有些理想的路子。這年頭，理想是最能動人的，所以在他尙未能給這理想找到出路的時候，他已經成了名，有了地位。然而，他的苦悶却日見加深，這也是自然的事實。因爲人一有了地位，就不能像從前的胡幹，每走一步，都像似在薄冰上戰兢，結果縱使成就了，其中也免不掉有若干的虛假。他就是這樣。有人因爲他是教育家，便好意地幫忙他弄起一個事業來，這事業便是一個試驗師範學校。在起初，他對於這事業感到極大的興味，因爲理想的作祟，他認定中國的不強，端的就壞在教育上，所以他抱負的希望真不算小，可是漸漸他帶着笑面把學生送到社會裏去之後，不久便感到大大的悲哀。他驚異地看見他的學生

所得的也不過是混飯的技能，所謂教育事業，也不過是替人家去哄哄少爺，抱抱小姐，原來他的理想都成了泡沫，好在他還是一個深沉多思的人，在失望之餘，馬上便能去尋求這失望的根柢，於是他的思索又進了一步，覺得他所辦的仍然是少數人的教育，對於他那含有社會國家意義的目標相距很遠。爲了這個原故，他曾經幾度要放棄這種毫無意義的事業，然而他又沒有路，他知道那樣一來，他便更加空虛了。『走法不對，這條路也許是對的，』在這種提示之下，他開始要把力量轉移到鄉間去。終於他的目的達到了，在離城五里遠近的一個村莊裏，設立了一個農民學校。

『城裏是造不出什麼人才來的，』他時常對他的朋友發出牢騷，『我所謂人才，是含有社會意味的，要知道，鄉下人是需要教養，容易教養，因爲他們都是淳樸的農民。』可是在第一年裏，他並沒有得到什麼成就，因爲他無論如何總算是一個小小的名流，所以人家便時常拉他做做什麼委員和講師之類，精神當然要被分去了好多；所謂『鄉下，』不過是應應名，算是有了這份事業而已，事實上都是他的小徒弟們去幹，成績的不好是

可以想見的。

當年的秋天，他越想越不够味兒，想來想去，還是要自己去幹，城裏的事情又多，沒有時間允許他久住在鄉下；無可奈何，便來了個權宜之計，他只好每星期到鄉間去上兩三天課，這在他也是破釜沉舟的意思。我們這故事的開篇，便是他冬日下鄉的一個早晨。

家人在雪地上拖着笨重的脚步，汗氣在面前起了一層霧，雖然太陽已出來多高，空中彷彿還有霜粒閃動。他把左脚抬起，右脚馬上陷下去，『世路就是這樣呵，什麼時候抬不起腳來，人生的旅程便算終結。』

他原是熱心愛着他的國家的人，可是還未等他能够盡力的時候，他的故鄉已丟掉，這算是他平生的憾事。他每逢吃飯的時候，便會想起故鄉裏那些潔白的小米，豐肥的大豆，……他不能下嚥了，所以他弄得這樣瘦。近幾年來他時常看着本國地圖的殘影而發着歎息，並且在夢裏看見政府出兵和敵國開了仗。近來他的鄉村事業也是含有這種意義的；但是他覺得有些晚了，『爲什麼不早些動手呢？』想到這裏真是追悔不及了。因此

他有時候也常發着寂寞無聊之感，以為人生也不過這麼一回事。

他掙扎着往前走，不久便轉過一帶小小的矮樹林，枯枝上掛滿了雪絮，如同兒童夢境裏的聖誕老人。道路更顯着難走，看去是平鋪的雪地，踏下去便遇見石塊，僵土塊，有時就是深深的一道車轍，他覺得雪地行走是有味兒的，然而裏面却含着苦。

『我所着手的這十年生聚一般的事業有什麼用處呢？』這是他時常向自己發問的句子，現在，當他坐在一顆倒下來的枯樹幹上歇腳的時候又把這問題提出來了。這問題顯然和他的素日主張不甚一貫。不過在他那教育救國論裏面，這個問題是必然存在的。

他想，按着目前的情形來看，他的計劃是有些來不及的，環境迫着他成了一個誇大的人，自己實在覺得冤苦。然而又不能不做下去，若那樣便是無事可做了。『索興來一陣狂風暴雨也好，否則這蒸人的濕氣確是有些難受。』他希求整個毀滅的心不下於希求自由；不過他還不是極端的感傷主義者，他還有一線渺茫的希望，這希望是極其唯心的，